後漢紀/卷30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二十九 ◄

後漢紀
卷三十　孝獻皇帝紀

►

十二年

春，曹操上表曰：「昔袁紹入郊甸，戰於官渡，時兵少糧盡，圖欲還許。荀彧乃建進討之規，遂摧大逆，覆取其眾。此彧睹勝敗之機，略不（出）世〔出〕。紹既破敗，臣糧亦盡，以為河北未易圖也，欲南討劉表。（或）〔彧〕復止臣，陳其得失，臣用反（於是）〔旆〕，遂平四州。向使臣退於官渡，紹必鼓行而前；遂征劉表，則河北延其凶。計彧之二策，以（立）〔亡〕為存，以禍為福，臣所不及也。是故先帝貴指縱之功，薄搏獲之賞；古人尚帷幄之規，下攻拔之捷。原其績效，足享高爵。而海內未喻其狀，所受不侔其功，臣誠惜之。乞重平議，增疇戶邑。」（或）〔彧〕深辭讓。操報之曰：「君之策謀，非但所表二事而已，前後謙衝，欲慕魯連先生乎？此聖人達節者所（以）〔不〕貴也。昔介子推有言：『竊人之財，猶謂之盜。』況君密謀安眾，先於孤者以百數乎！以二事相還而復辭，何（敢）〔取〕謙亮多邪？」三月癸丑，增封守尚書令彧戶一千，並前二千戶。操欲表為三公，（或）〔彧〕使荀攸（深）〔申〕讓至於十數，乃止。是時曹公世子聰明尊雋，宜高選天下賢哲以師保之，輔成（王）〔至〕德。及征行軍宜以為副貳，使漸明禦軍用〔兵〕之道。操從之。秋八月，曹操登白狼山與匈奴（冒）〔蹋〕頓戰，大破斬之。袁尚、熙奔遼東，太守公孫康斬尚、熙首送京師。乙酉，封操三子為列侯，操不受。冬十月，星孛於鶉尾聲。乙酉。濟南王斌為黃巾所殺。劉備屯新野，荊州豪傑歸者日眾。琅邪陽都人諸葛亮，字孔陰，躬耕隴畝，好為梁甫吟。身長八尺，嘗自比於管仲、樂毅，時人莫之許也。唯博陵崔（少）〔州〕平、潁川徐元直與亮友善，謂之信然。於是徐庶見劉備曰：「諸葛孔明，臥龍也，將軍豈願見之乎？」備曰：「君

與俱來。」庶曰：「此人宜可以就見，不可屈致，將軍且枉駕顧之。」由是備三詣其廬，因屏人而言曰：「漢室傾頹，奸臣竊命，主上蒙塵。孤不量力度德，欲信大義於天下；而智術淺短，遂用猖蹶，至於今日。然誌猶未已，君為計將安出？」亮答曰：「自董卓以來，豪傑並起，跨州連郡，不可勝數。曹操比於袁紹，則名微而眾寡，遂能克紹，以弱為強，此非唯天時，抑亦人謀也。今已擁百萬之眾，挾天子而令諸侯，此誠不可與爭鋒。孫權據有江東，已曆三世，國險而民附，賢能為之謀，此可與之為援，不可圖也。荊州北據漢、沔，利盡南海，東連吳、會，西通巴、蜀，此用武之國，而其主不能，殆天將所以資將軍也。益州險塞沃野，天府之地，高祖因之以成帝業。劉璋闇弱，張魯在北，民殷國富而不知存卹，智能之士思得明後。將軍既帝室之胄，信義著於四海，總（覽）〔攬〕英雄，思賢如渴，若跨有荊、益，保其岩阻，西和諸戎，南撫夷越，結好孫權，內修政治，天下有變，命一上將，將荊州之軍以向宛、洛，將軍身率益州之眾出於秦川，百姓孰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？如是，霸業可成，漢室復興也。」備曰：「善。」於是與亮情好日密，諸將不悅，備解之曰：「孤之有孔明，猶魚之得水。願諸君勿復言。」

十三年

春正月癸未，司徒趙溫請置丞相。秋七月，曹操征劉表。八月丁未，光祿大夫郤慮為御史大夫。初，操以穀少禁酒，太中大夫孔融以為不可，與操相覆疏，因以不合意。時中州略平，惟有吳、蜀。融曰：「文德以來之。」操聞之怒，以為怨誹浮華，乃令軍謐祭酒路粹傅致其罪。壬子，太中大夫孔融下獄誅，妻子皆棄市。融字文舉，魯國人，孔子二十世孫。幼有異才，年十餘歲，隨父詣京都。時河南尹李膺有重名，敕門通簡，賓客非當世英賢及通家子孫，不見也。融欲觀其為人，遂造膺門，曰：「我是李君通家子孫。」門者白膺，請見，曰：「高明父祖嘗與仆周旋乎？」融曰：「然。先君孔子與君李老君同德比義而（祖）〔相〕師友，則仆累世通家也。」眾坐莫不歎息，僉曰：「異童子也。」太中大夫陳褘後至，同坐以告褘。曰：「小時了了者，至大亦未能奇也。」融曰：「如足下幼時豈嘗惠乎？」膺大笑，謂融曰：「高明長大必為（褘）〔偉〕器。」年十三，喪父，哀慕毀瘠，杖而後起，州裏稱其至孝。初，山陽張儉與融兄裒友善，亡命來詣，裒適出。時融年十六，儉不告。融知儉長者，有窘迫色，謂曰：「吾獨不能為君主也？」因留舍藏之。後以人客發泄，國相以下，密就掩捕，儉得脫走，收融及裒送獄。融曰：「保內藏舍者，融也，當坐之。」裒曰：「彼來求我，求我之由，非弟之過，我當坐之。」兄弟爭死，郡縣疑不能決，乃上讞。詔書令裒坐之，融由是顯名。年二十八，為北海太守。先是黃巾破青州，融收合夷民，起兵自守。賊張餘等過青州，融逆擊，為

其所敗，收餘兵保朱虛。稱詔誘吏民，復置城邑，崇學校庠序，舉賢貢士，表顯耆儒。以袁璆為方正，邴原有道，王修為孝廉，告高密縣為鄭玄特立鄉名曰「鄭公鄉」，又國人無後及四方遊士有死亡皆為棺木而殯葬之，使甄子然臨配食縣（杜）〔社〕，其禮賢如此。劉備表融領青州刺史，年餘，為群賊所攻，不能自守。建安初，徵為將作大匠，遷少府，每朝會訪對，輒為議主，諸卿大夫寄名而已。初，潁川陳紀論復肉刑書曰：「惟敬五刑，以成三德，易著劓、刖、滅趾之法，所以輔政助教，懲惡息殺也。且殺人償死，合於古制。至於傷人，或殘毀其體，而才翦毛發，非其理也。若用古刑，使淫者下蠶室，盜者刖其足，永無淫放穿窬之奸矣。」融難之曰：「古者吏端刑清，治無過差。百姓有罪，皆不之濫。末世淩遲，風化壞亂，法侮其民。故曰上失其道，民散久矣。而欲繩之以古制，投之以殘棄，非所謂與時消息也。紂斬一朝涉之脛，天下謂之無道。九牧之地〔千八百君，若各刖一人，是下常有〕千八百紂也，求世休和，不可得已。且被刑之人，慮不全生，志在思死，類多趨惡。夙吵亂齊，伊戾禍宋，趙高、英布，為世大患。雖忠如鬻權，信如卞和，智如孫臏，冤如巷伯，才如史遷，達如子政，一離刀鋸，沒世不齒。是太甲之思庸，穆公之霸秦，陳湯之都賴，魏尚之邊功，無復悔也。」曹公將復肉刑，以眾議不同，乃止。【袁宏曰：夫民心樂全而不能常〔全〕，蓋利用之物懸於外，而嗜欲之情動於內也。於是有進（即陵）〔取貪〕競之行，希求放肆不已，不能充其嗜欲也，則苟且僥幸之所生也。希求無厭，無以（疏）〔愜〕其欲（也），則奸偽忿怒之所興也。先王知其如此，而欲救弊，故先以德禮陶其心，其心不化，然後加以刑辟。書云：「百姓不親，五品不遜。汝作司徒，敬敷五教，五教在寬。蠻夷猾夏，寇賊奸宄。汝作士，五刑有服。」然德刑之設，參而用之者也。三代相因，其義詳焉。周禮：「使墨者守門，劓者守（閭）〔關〕，宮者守內，刖者守囿。」此肉刑之制，可得而論也。荀卿亦云：「殺人者死，傷人者刑，百王之所同，未知其所由來者也。」夫殺人者死，而相殺者不已，是大辟可以懲未殺，不能使天下無殺。傷人者刑，而害物者不息，是黥、劓可以懼未刑，不能使天下無刑也。故將欲止之，莫若先以德（禮）〔化〕。夫罪過彰著，然後入於刑辟，是將殺人者不必〔死，欲傷人者不必〕刑也。縱而不死，則陷於刑辟矣。故刑之所製，在於不可移之（也）〔地〕。禮教則不然，明其善惡，所以潛勸其情，消〔之〕於未（然）〔殺〕也。示以恥辱，所以內〔愧〕其心，治之於未傷也。故過微而不至於著，罪薄而不及於刑也。終入辜辟者，非教化之所得也。故雖殘一物之生，刑一人之體，是除天下之害，夫何傷哉！率斯道也，風化可以漸淳，刑罰可以漸少，其理然也。苟不能化其心，而專任刑罰，民失義方，動陷刑網，求世休和，焉可得哉！周之成、康，豈案三千之文而致刑措之美乎！蓋德化漸漬，致斯有由也。漢初懲酷刑之弊，務寬厚之論，公卿大夫相與恥言人過。文帝登庸，加以玄默。張武受賂，賜金以愧其心；吳王不朝，崇禮以訓其失。是以吏民樂業，風化篤厚，斷獄四百，幾於刑

措，豈非德刑兼用已然之效哉！世之論者，欲言刑罰之用，不先德教之益，失之遠矣。今大辟之罪與古同製，免死以下不過五歲，既釋鉗鎖，復得齒於人倫，是以民不恥惡，數為盜奸，故刑徒多而亂不治也。苟教之所去，罰當其罪，一離刀鋸，沒身不齒，鄰裏且猶恥之，而況於鄉黨乎，而況朝廷乎！如此，則夙沙、趙高之儔無所施其惡，則陳紀所謂無淫放穿窬之奸，於是全矣。古者察言觀行，而善惡彰焉，然則君子之去刑辟，固已遠矣。過誤不幸，則八議之所宥也。若夫卞和、史遷之冤，淫刑之所及也。苟失其道，或不免於大辟，而況肉刑哉！又相刑之與枉殺人，其理不同，則死生之論，善已疏矣。漢書：「斬右趾，及殺人先自告，吏坐受財，守官物而即盜之，皆棄市。」此班固所以謂「當生而令死」者也。今不忍截刻之慘，而安剿絕之悲，此皆治體之所先，而有國所宜改者也。】劉表病死，少子琮領荊州。

九月，劉琮降曹操。劉備率眾南行，曹操以精騎追之，及於當陽，備與諸葛亮等數十騎邪趣漢津。徐庶母見獲，庶辭備而指其心曰：「本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，以此方寸之地也。今失老母，方寸亂矣。無益於事，請從此辭。」遂詣曹操。操既有荊州水軍十萬，將順流東伐，吳人振恐，議者咸勸孫權迎操。周瑜曰：「不然。操雖托名漢相，其實漢賊。將軍以神武雄才，兼仗父兄之烈，割據江東，地方數千里，精兵足用，英豪樂業，尚當橫行天下，為漢除殘去害，況操自送死，何迎之有？瑜得精兵三萬，保為將軍破之！」權曰：「老賊欲廢漢天子自立久矣，徒忌二袁、劉表與孤耳。今數雄已滅，唯孤存。孤與老賊勢不兩立，君言當擊，甚與孤合，此天以君授孤也。」劉備至夏口，諸葛亮謂備曰：「事急矣，請求救於孫將軍。」時權軍於柴桑，備使亮說權曰：「海內喪亂，將軍起兵江東，豫州亦收眾漢南，與曹操並爭天下。今操芟夷大難，略平矣，遂破荊州，威振四海。英雄無所用武，故豫州遁逃至此，將軍量力而處之！若能以吳、越之眾與中國抗行，不如早與之絕；若不能，何不案戈束甲，北面而事之乎？今將軍外托服從之名，內懷猶豫之計，事急而不斷，禍至無日矣！」權曰：「苟如君言，劉豫州何不事之乎？」亮曰：「田橫，齊之壯士耳，猶義不辱。況豫州王室之胄，英才蓋世，人之仰慕，若水之歸海。事之不濟，此乃天也，安能復為之下！」權勃然曰：「吾不能以全吳之地，十萬之眾，受制於人，吾計決矣！非劉豫州莫可當曹操者，然豫州新敗之後，復能抗此難乎？」亮曰：「豫州雖敗，戰士還者精甲萬人。曹操之眾遠來疲弊，聞追豫州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里，此所謂『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』者也。故兵法忌之，曰『必蹶上將軍』。且北方之人，不習水戰，又荊州之民附操者，逼以兵勢耳，非心服也。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，與豫州協規同契，破操必矣。操敗必北還；如此則荊、吳之勢強，鼎足之形成。成敗之機，在於今日！」權大悅，即遣周瑜將水軍三萬隨亮詣備，並力拒操。冬十月癸未，日有蝕之。十二月壬午，徵前將軍馬騰為衛尉。是月，曹操與周瑜戰於赤壁，

操師大敗。

十四年，劉備以孫權行車騎將軍，備自領荊州，屯公安。七月，曹操征孫權。冬十月晦，日有蝕之。十五年春二月乙巳，日有蝕之。

十六年春正月辛巳，以曹操世子丕為五官中郎將、副丞相。三月，馬超、韓遂反。秋七月，操征超、遂大破之。是歲，劉備入益州。

十七年

春正月，加曹操入朝不趨，劍履上殿，讚拜不名。夏五月癸未，誅衛尉馬騰，超之父也。六月庚寅晦，日有蝕之。秋七月庚戌，立皇子臨為濟陰王，懿為山陽王，邈為濟北王，敦為東海王。冬十月，曹操征孫權，侍中、尚書令荀彧勞軍於譙。初，董昭等謂曹操宜進爵國公，九錫備物，以彰殊勳，密以語彧。彧曰：「曹公本興義兵以匡朝寧國，秉忠貞之誠，守退讓之實，君子愛人以德，不宜如此。」操由是心不平之。是行也，操請彧勞軍，因留彧以侍中、光祿大夫，持節，參丞相軍事，次壽春，彧以憂死。【袁宏曰：夫默語者，賢人之略也。政卷舒廢興之間，非所謂以智屈伸，貴其多算，權其輕重，而揣難易。君子之行己也，必推其心而達其道，信其誠而行其義。義不違心，故百姓知其無私；道不失順，則天下以為至當。其出也，忠著於時君，仁及於天下，匹夫匹婦莫不咨嗟者，以其致功之本義和也。若時不我與，中道而廢，內不負心，外不塊物，千載之下，觀其跡而悲其事，以為功雖不就，道將可成也。及其默也，非義而後退，讓謀而後止，蓋取舍不同，故宛龍蟠以求其志，雖仁者之心？大存兼愛，援手而陷於不義，君子不為也。苟為斯道，四體且猶致患，而況萬物乎！漢自桓、靈，君失其柄，陵遲不振，亂殄海內，以弱致弊，虐不及民，劉氏之澤未盡，天下之望未改，故征伐者奉漢，拜爵賞者稱帝，名器之重，未嘗一日非漢。魏之平亂，資漢之義，功之克濟，荀生之謀，謀適則勳隆，勳隆則移漢。劉氏之失天下，荀生為之也。若始圖一匡，終與勢乖，情見事屈，容身無所，則荀生之識為不智矣。若取濟生民，振其塗炭，百姓安而君位危，中原定而社稷亡，於魏雖親，於漢已疏，則荀生之功為不義也。夫假人之器，乘人之權，既而以為已有，不以仁義之心，終亦君子所恥也。一汙猶有慚色，而況為之謀主，功奮於當年，跡聞於千載，異夫終身流涕，不敢謀燕之徒隸者，自已為之功而己死之，殺身猶有餘愧，焉足以成名也。惜哉！雖名蓋天下而道不合順，終以憂卒，不殞不與義。故曰：「非智之難，處智之難；非死之難，處死之難。」嗚呼，後之君子，默語行藏之際，可不慎哉！

十八年

春二月庚寅，省幽州、并州，以其郡國並屬冀州。省司隸校尉，以其郡國分屬豫州。省梁州，以其郡國並屬冀州。夏五月丙申，天子使御史大夫郤慮持節策命曹操為公，曰：「朕以不德，少遭憫凶，越在西土，遷在唐、衛。當此之時，殆若綴旒，宗廟乏祀，社稷無位，群凶覬覦，分裂諸夏，率土之民，朕無獲焉，即我高祖之命將墜於地。朕用夙興假寐，振悼於厥心，曰『惟考惟祖，股肱先正。其孰恤朕躬？』乃誘天衷，誕育丞相，保乂我皇家，弘濟於艱難，朕實賴之。今將授君典禮，其敬聽朕命。昔者董卓初興國難，群後釋位以謀王室，君則首啟戎行，此君之忠於本朝也。後及黃巾反易天常，侵我三州，延及平民，君又翦之以寧東夏，此又君之功也。韓暹、楊奉專用威命，君則致討，克黜其難，遂遷許都，造我京邑，設官兆祀，不失舊物，天地鬼神於是獲乂，此又君之功也。袁術僭逆，肆於淮南，懾憚君靈，用丕顯謀，蘄陽之役，橋蕤授首，棱威南邁，術以殞潰，此又君之功也。回戈東征，呂布就戮，乘轅將反，張陽殂斃，眭固伏罪，張繡稽服，此又君之功也。袁紹逆常，謀危社稷，憑恃其眾，稱兵內侮，當此之時，王師寡弱，天下寒心，莫有固誌，君秉大節，精貫白日，奮其武怒，運其神策，致屆官渡，大殲醜類，俾我國家拯於危墜，此又君之功也。濟師黃河，拓定四州，袁譚、高幹，咸梟其首，海盜奔進，黑山順軌，此又君之功也。烏桓三種，崇亂二世，袁尚因之，逼處塞北，束馬懸車，一征而滅，此又君之功也。劉表背誕，不供貢賦，王師首路，威風先逝，百城八郡，交臂屈膝，此又君主功也。馬超、成宜，同惡相濟，濱據河、潼，求逞所欲，殄之渭南，獻馘萬計，遂定邊城，撫和戎狄，此又君之功也。鮮卑、丁零重譯而至，（單）簞於、白屋請吏率職，此又君之功也。君有定天下之功，重之以明德，班序海內，宣美風俗，旁施勤教，表繼絕世，舊德前功，罔不咸秩。雖伊尹格於皇天，周公光於四海，方之蔑如也。朕聞先王並建明德，祚之以土，分之以民，崇其寵章，備其禮物，所以蕃衛王室，左右厥世也。其在周成，管、蔡不靜，懲難念功，乃使邵康公賜齊太公履，東至於海，西至於河，南至於穆陵，北至於無棣，五侯九伯，實得征之，世祚太師，以表東海。爰及襄王，亦有楚人不恭王職，又命晉文登為侯伯，錫以二輅虎賁、斧鉞、鬯、弓矢，大啟南陽，世作盟主。故周室之不壞，繄二國之是賴。今君丕稱顯德，明保朕躬，奉答天命，導揚弘烈，綏寧九域，莫不率俾，功高伊、周，而賞卑於齊、晉，朕甚恧焉。朕以眇眇之身，托於兆民之上，永思厥艱，若涉淵冰，非君攸濟，朕無任焉。令以冀州之河東、河內、魏郡、趙國、中山、常山、鉅鹿、安平、甘陵、平原凡十郡，封君為魏國公。錫君玄土，苴以白茅，爰契爾龜，用建冢社。昔在周室，畢公、毛公入為卿佐，周、邵師保出為二伯，外內之任，君實宜之。其以丞相領冀州牧如故。又加君九錫，其

敬聽朕命。以君經緯禮律，為民軌儀，使安職業，無或遷誌，是用錫君大輅、戎輅各一，玄牡二駟。君勸分務本，穡人昏作，粟帛滯積，大業惟興，是用錫君袞冕之服，赤舄副焉。君敦尚廉讓，俾民興行，少長有禮，上下咸和，是用錫君軒懸之樂，六佾之舞。君宣翼風化，爰及四方，遠人革麵，華夏充實，是用錫君朱戶以居。君研其明哲，思帝所難，官才任賢，群善必舉，是用錫君納陛以登。君秉國之鈞，正色處中，纖毫之惡，靡不抑退，是用錫君虎賁之士三百人。君糾逖天刑，章厥有罪，犯關幹紀，莫匪誅殛，是用錫君斧鉞各一。君龍驤虎視，旁眺八維，掩討逆節，折衝四海，是用錫君彤弓一，彤矢百，盧弓十，盧矢千。君以溫恭為基，孝友為德，明允篤誠，感於朕思，是用錫君鬯一卣，圭瓚副焉。魏國宜置丞相已下群臣百僚，皆如漢初諸侯王制。往欽哉，敬服朕命！簡卹爾眾，時亮庶工，用終爾顯德，對揚我高祖之休命！」六月己巳，徙趙王珪為博陵王。

十九年

春三月癸未，改授魏公金璽、赤黻、遠遊冠。夏五月，劉備克成都，遂有益州。諸葛亮為股肱，乃峻刑法，自君子小人咸懷怨歎。怯莊諫曰：「昔高祖入關，約法三章，秦民知德。今君假借威力，跨有一州，初有其國，未垂惠撫；且客主之義，宜相降下，願緩刑拖禁，以慰其望。」亮曰：「君知其一，未知其二。秦以無道，政苛民怨，一夫掉臂，天下土崩，高祖因之，以成帝業。劉璋闇弱，自是已來有累世之恩，支柱羈縻，示相承奉，德政不修，威刑不肅。寵之以位，位極則賤；順之以恩，恩竭則慢。所以致弊，實由此也。吾今先威以法，法行則知恩；限之以爵，爵加則知榮。恩榮並濟，上下有節，為治之要，於此為著。」冬十一月丁卯，皇后伏氏廢，非上意也。曹操使人收後，後被髮徒跣而出。上謂御史大夫郗慮曰：「郗公，天下寧有是乎？」後見殺之日，後父完及宗族死者百有餘人。

二十年

春正月，立皇后曹氏，操女也。初，操以二女為貴人，大貴人立為皇后。三月，曹操征張魯，秋七月，魯遂降。

二十一年春正月己丑，封魏公子六人為列侯。夏四月甲午，進魏公爵為王。五月己亥朔，日有蝕之。

二十二年夏四月，命魏王建天子旌旗，出警入蹕。冬十月，命魏王冕有十二旒，乘金根車，設五時副車。是歲大疫。

二十三年春正月甲子，太醫令吉平、少府耿熙等謀誅曹操，發覺，伏誅。三月，有星孛於東井。

二十四年

春三月壬子晦，日有蝕之。夏五月，劉備取漢中。秋八月，諸葛亮等上言曰：「唐堯至聖而四凶在朝，周成仁賢而四國作難，高後稱製而諸呂竊命，孝昭幼衝而上官逆謀，皆憑世寵，藉履國威權，窮凶極亂，社稷幾危。非大舜、周公、朱虛、博陸則不能擒凶討逆，扶危定傾。伏惟陛下誕姿聖德，統理萬邦，而遭家運不造之難。董卓首亂，蕩覆京畿，曹操階禍，竊執天衡；皇后太子，鴆殺見害，剝畏天下，殘毀民物。久令陛下蒙塵幽處，人神無位，遏絕王命，厭昧皇極，欲佻神器。左將軍領司隸校尉豫、荊、益等州牧宜成亭侯備授朝爵秩，念在輸力，以徇國難。睹其機兆，赫然發憤，與車騎將軍董承謀共誅操，將安國靖難，克寧舊都。會承不密，令操遊魂遂得長惡，殘泯海內。臣等每懼王室大有閻樂之禍，小有定安之變，夙夜惴惴，戰栗累息。昔在虞書，敦序九族，周監二代，封建同姓，詩著其義，曆載長久。漢興之初，割裂疆土，尊王子弟，是以卒折諸呂之難，而成太宗之基。亮等以備肺腑枝葉，宗子蕃翰，心存國家，念在弭亂。自備破收漢中，海內英雄望風蟻附，而爵號不顯，九錫未加，非所以鎮衛社稷，光照萬世。奉辭在外，詔命斷絕。昔西河太守梁統等值漢中興，限於河山，位同權均，不能相率，咸推竇融以為元帥，卒立績效，推破隗囂。今社稷之難甚於隴、蜀，操外吞天下，內殘群僚，朝廷有蕭牆之危，而禦侮未立，可謂寒心。臣等輒依舊典，立備為漢中王，拜大司馬，董齊六軍，糾合同盟，掃滅凶逆。以漢中、巴、蜀、廣漢、犍為為國，所置（置）依漢初立諸侯王故典。夫權宜之制，苟利國家，專之可也。然後功成事立，臣等退伏矯罪，雖死無恨。」遂於沔陽設壇場，禦王冠於劉備。備上言曰：「臣以具臣之才，荷上將之任，董督三軍，奉辭於外，不能除寇靖難，以匡王室，久使陛下聖教陵遲，六合否而不泰，惟憂反側，疢如疾首。曩者董卓造為亂階，自是之後，群凶縱橫，殘剝海內。賴陛下聖德威靈，人神同應，或忠義奮討，或上天降罰，暴逆並殪，以漸冰消。惟獨曹操，久未梟除，侵擅國威，恣心極亂。臣等昔與車騎將軍董承同謀討操，機事不密，承見陷害，臣播越失據，忠義不果。遂得使操窮凶極逆，主後戮殺，皇子鴆害。雖糾合同盟，念在奮力，懦弱不武，曆年無效。常恐殞歿，孤負國恩，假寐永歎，夕惕若厲。今臣群僚以為昔在虞書敦敘九族，庶明厲翼，五帝以來，此道不廢。周監二代，建諸姬姓，

實賴晉、鄭夾輔之福。高祖龍興，尊王子弟，大啟九國，卒斬諸呂，以安大宗。今操惡直醜正，寔繁有徒，包藏禍心，篡逆已顯。既王室微弱，帝族無位，斟酌古式，依假權宜，上臣大司馬漢中王，所獲已過，不宜復忝高位，以重罪謗。群臣見逼，迫以大義。追惟寇賊不梟，國難未已，宗廟傾危，社稷將墮，誠臣深憂碎首之責。若應權通變，以寧聖主，雖越水火，所不敢辭，常慮於懷，以防後悔。輒順眾議，拜授印璽，以崇國威。仰惟爵高寵厚，俯思自效，憂深責重，驚悸累息，如臨於穀。輒將率六軍，順時撲討，以寧社稷，以報萬分。」九月，丞相掾魏諷謀誅曹操，發覺伏誅。諷有威名，潛結義士，坐死者數十人。

二十五年

春正月庚子，魏王曹操薨，謚曰武王。壬寅，詔曰：「魏太子丕：昔皇天授乃顯考以翼我皇家，遂攘除群凶，戡定九州，弘功茂績，光於宇宙，朕用垂拱負扆二十有餘載。天不慭遺一老，永保餘一人，早世潛神，哀悼傷切。丕奕世宣明，宜秉文武，紹熙前緒。今使使持節御史大夫華歆奉策詔授丕丞相印綬、魏王璽紱，領冀州牧。方今外有遺虜，遐夷未賓，旗鼓尚在邊境，干戈不得韜刃，斯乃播揚洪烈，立功垂名之秋也。豈得修諒闇之禮，究曾、閔之志哉！其敬服朕命，抑弭憂懷，旁祗厥序，時亮庶工，以稱朕意。於戲，可不勉乎！」二月丁未朔，日有蝕之。冬十月乙卯，詔曰：「朕在位三十有二載，遭天下蕩覆，幸賴宗廟之靈，危而復存。然瞻仰天文，俯察民心，炎精之數既終，行運在乎曹氏。是以前王既樹神武之績，今王又光裕明德以應其期，是曆數昭明，亦可知矣。夫大道之行，天下為公，選賢與能，故唐虞不私於厥子，而名播於無窮。朕羨而慕之，今其追踵堯典，禪位於魏王。」乃告宗廟，使御史大夫張音奉皇帝璽綬禪位於魏王曰：「咨爾魏王：昔者帝堯禪位於虞舜，舜亦以命禹，天命不於常，惟歸有德。漢道陵遲，世失其序，降及朕躬，大亂滋昏，群凶肆逆，宇內傾覆。賴武王拯茲難於四方，惟清區夏，以〔保〕綏我宗廟，豈餘一人獲乂，俾九服實受其賜。今王欽承前緒，光於乃德，恢文武之大業，昭爾考之弘烈。皇天降瑞，人神告徵，誕惟亮采，師錫朕命，僉曰爾（禮）度克協於虞舜，用率我唐典，敬遜爾位。於戲！天之曆數在爾躬，允執其中，天祿永終。君其祗奉大化，饗茲萬國，以肅天道。」庚午，魏王即皇帝位，改年曰黃初。魏帝既受禪，問尚書陳群曰：「朕應天順民，卿等以為何如？」群對曰：「臣與華歆俱事漢朝，雖欣聖化，義形於色。」【袁宏曰：夫君位，萬物之所重，王道之至公。所重在德，則弘濟於仁義；至公無私，故變通極於代謝。是以古之聖人，知治亂盛衰，有時而然也。故大建名教以統群生，本諸天人而深其關鍵，以德相傳，則禪讓之道也。暴極則變，變則革代之義也。廢興取與，各有其會，因時觀民，理盡而動，然後可以經綸丕業，

弘貫千載。是以有德之興，靡不由之，百姓與能，人鬼同謀，屬於蒼生之類，未有不蒙其澤者也。其政化遺惠，施及子孫，微而復隆，替而復興，豈無僻王，賴前哲以免。及其亡也，刑罰淫濫，民不堪命，匹夫匹婦莫不憔悴於虐政，忠義之徒無由自效其誠，故天下囂然新主之望。由茲而言，君理既盡，雖庸夫得自絕於桀、紂；暴虐未極，（徒於）〔縱〕文王不得擬議於南面，其理然也。漢自桓、靈，君道陵遲，朝綱雖替，虐不及民。雖宦豎乘間竊弄權柄，然人君威尊未有大去王室，世之忠賢皆有寧本之心，若誅而正之，使各率職，則二祖明章之業復陳乎目前，雖曰微弱，亦可輔之。時獻帝幼衝，少遭凶亂，流離播越，罪不由己，故老後生，未有過也。其上者悲而思之，人懷匡復之志，故助漢者協從，背劉者眾乖，此蓋民未忘義，異乎秦、漢之勢。魏之討亂，實因斯資。旌旗所指，則以伐罪為名；爵當所加，則以輔順為首。然則劉氏之德未泯，忠義之徒未盡，何言其亡也？漢苟未亡，則魏不可取。令以不可取之，實而冒揖讓之名，因輔弼之功，而當代德之號，欲比德堯、舜，豈不誣哉！】初魏王欲以楊彪為太尉，彪辭曰：「嘗已為漢三公，遭世衰亂，不能立尺寸之益。若復為魏氏之臣，於義既無所為，於國選亦不為榮也。」遂聽所守。及魏受禪，乃下詔曰：「夫先王制几杖之賜，所以賓禮黃耆，褒崇元老也。昔孔光、卓茂皆以淑德高年，受茲嘉錫。公故漢宰臣，乃祖已來，世著忠賢。公年過七十，行不逾矩，可謂老成人矣。所宜寵異，以彰舊德，其錫公延年杖及伏几。延請之日，使杖入侍，又使著鹿皮帽冠。」彪上章固讓，不聽。年八十四，以壽終。彪字文先，幼習祖考之業，以孝義稱。自為公輔，值王室大亂，彪流離播越，經歷艱難，以身衛主，不失中正，天下以此重之。自震至彪，四世宰輔，皆以儒素，名德相承。秉、賜雖方節不及震，然其恭謹孝友篤誠，不忝前列也。有子曰修，少有俊才，而德業之風盡矣。至魏初，坐事誅。癸酉，魏以河內之山陽封漢帝為山陽公，行漢正朔焉。明年，劉備自立為天子。